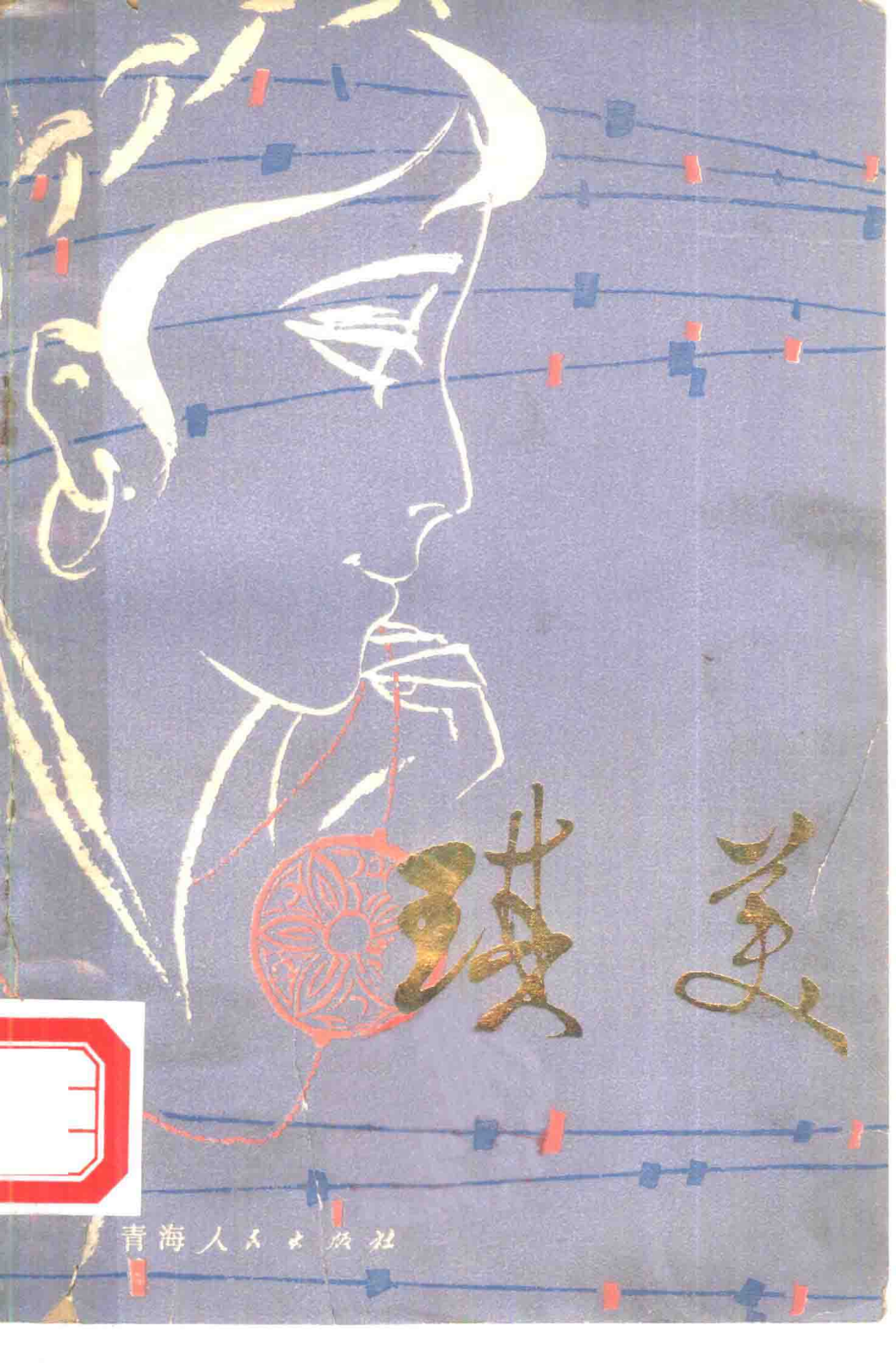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美 璞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琪 美

陈 士 濂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杨友梅

书名题字：朱乃正

封面设计：任素贤

琪 美

陈士濂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7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.875 字数：55,000

印数：1—4,400
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7·372 定价：0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琪美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说集。题材较广泛，描写了高原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物。在集中可以看到热巴的女儿命运的变迁；党的干部对牧民的关心体贴；劳动好的社员获得了心爱的乘马；丑陋人获得了意外的爱情……。作品文字流畅，情节曲折，具有高原特色。

目 录

琪美.....	1
洛赛日.....	30
老马的婚事.....	36
白唇鹿青青的故事.....	48
婉玛措.....	67
乡长哪里去了？.....	73
更登老汉选马.....	78

琪 美

我用不着隐瞒，我想念着琪美，我的第一个藏族学生，琪美姑娘！

我第一次见到琪美，是在五九年初。记得，那是一个下雪天的清晨，我正在琴室里练唱。忽然，我们歌队的小李子一头撞了进来，她向我招招手，大声嚷道：“王教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金团长在排练室里等着你们！”

“什么事呵？”我诧异地问。我知道，没有什么特殊要紧的事，金团长是不会轻易侵占业务时间的。

“你快来，这可是件重要的事呢！”小李子向我笑笑，就跑了。我阖上琴盖，挟了谱子，跟着她往排练室跑去。进了排练室，只见许多人静静地坐在凳子上，他们都是团里艺术委员会的成员——指挥、教员、创作人员、主要演员。金团长也坐在他们里面，他正和一个州文卫局的干部在议论着什么。看见大家都很严肃，我也谨慎起来，蹑手蹑脚地找了条凳子坐下，心里却在嘀咕着：是什么事呵？正在我猜测的当儿，金团长看人到齐了，就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自治州人委给我们团里介绍来一批藏族同志，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挑选，

在各种场合中显露过艺术才能的人，团里已决定吸收这些同志作为学员，现在请大家来面试一下，看看他们各自学什么专业合适？”

金团长的话刚说完，就有一批人由我团索仁吉庆同志招呼着走进排练室来。他们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显得有些拘束。他们在我们对面坐下来后，金团长就上去同他们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向索仁吉庆耳语了一通。索仁吉庆频频点头，一边就用藏语向新来的同志讲述。我不懂藏语，但估计，他是在向他们交代今天要做什么事，怎么做。

面试开始了。面试的项目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他们各自表演一个自己会唱的民歌，会跳的舞蹈。金团长捧着一张名单，按顺序一个一个叫下去。

已经有三个人面试了，金团长喊出了第四个人的名字：“琪尼金美！”

没有人回答。他又喊了一遍，还是没有人回答。我们都诧异了，目光在对面人群中探索着，想找出谁是这个“琪尼金美”。那些藏族同志自己也都很奇怪，交头接耳地问询着。当金团长喊出了第三遍时，他们当中终于有一个人嚷出了声：“琪美，琪美，就是你呵！”

被唤为琪美的人站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姑娘。在我看来，她和他们当中其他几个藏族姑娘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有一点奇怪的地方：她穿的是一般干部的棉上衣，而脖子上却挂着一个银质圆形小嘎乌。这个嘎乌，亮晶晶的，一直垂在她胸前棉衣扣上，非常引人注目。嘎乌，我以前听别人说过，是藏民的护身盒，里面一般都盛着小佛象、印着经文的绸片、舍

利子和活佛的头发、衣服碎片等等。我在街道上，常见穿藏袍的藏民戴着这东西。然而，穿汉装而戴嘎乌的，我这却是第一次见。我不禁感到好笑，心里默语：“嘿，这姑娘想不到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呢！”

我这样想着，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已开始唱起来了。等我从那可笑的念头中转出来时，她大概已唱了好一会了。她的神态很严肃，脸上还微微露出一些悲怆的神气。她唱的是什么我听不懂，但旋律很优美，略带沉郁，可能是首古老的悲歌。她唱着唱着，悲怆的神气忽然更加重了，声音也低下去，两只眼睛不再往四方睇视，而集中到——呀，竟集中到胸前的嘎乌上去了！她紧紧地注视着嘎乌，仿佛忘掉了身旁的一切，闷着头唱着。我的思想，又被牵引到那个可笑的念头上去了：这个姑娘，还真信佛，连唱歌都忘不了嘎乌。我不由得“噗哧”一声笑了。

这“噗哧”一声，其实是很轻微的，然而在这寂静的排练室中，它却显得如此的响亮，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。我想把它收住，然而已经晚了。全排练室的人都向我转过头来，正在唱歌的人也被惊住了，她不知所措地掠了我一眼，随即红着脸，低下了头，飞快地走向自己的位子去。

出丑，太出丑了！我狠狠地咒骂自己。怎么会如此大意！同志们会怎样来理解我的笑声，那个叫琪美的姑娘，又会怎样想呢？我不由得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刚才没有注意，这回倒看清楚了她的脸。清瘦的脸庞，端正的鼻梁，同草原上出来的其他人一样，脸是黑黑的。整个脸给人的印象是：刚劲里透出秀美。她大概发觉有人注意自己，猛低下头

去，于是，在我眼前只剩下一堆发卷，靠近额上那一绺，黑里还带点黄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哭，但从她额前那一绺微微颤动着的卷发推测，她现在还余悸未退呢！我更为难受了。这个姑娘，看来不过十七、八岁，她怎么经得起这惊吓呀！我在音乐学院学习了五年，到团里第一次公开演唱时，还紧张得不行，何况她这么一个从草原上来的藏族姑娘呢！我真懊悔，戴一个嘎乌，看一眼嘎乌，有什么值得可笑的？……我就这样自怨自艾，胡思乱想地过了半天，说老实话，以后几个人的唱，我都没有好好地听。

深夜，我已打算睡了，忽然金团长派人来叫到我他房里去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呢？我想恐怕是与上午面试藏族学员有关的事吧！但是，是有关的什么事呢？我知道不会是挨批评，因为金团长的脾气我了解，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他是不会滥施批评的，要是出了什么原则性的问题，那就等着美美的挨尅好了。虽然知道不会挨批评，但我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，深更半夜的，总不会叫去闲聊天吧！

见到团长，劈头听到第一句问话就是：“你上午听了，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……”我噤嘴了。我根本没有好好地听呵！但是，我能对团长说，因为什么什么原因，我没有仔细听吗？我可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吱唔了半天，始终没有回答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“你看琪美唱得怎么样？”金团长的问题更具体了。琪美唱的歌，我虽然没有全听，但确实是听见了一些，还是有印象的，我就极力搜索那点印象，缓缓地说：“听起来，音

质还纯，音域也较宽，本钱是不错的。”

“你看她搞唱会有发展吗？”

“会有发展的。”我不加思索地回答。

“好！”金团长两眼闪出了愉悦的光辉。他突然又盯住我：“小王，你愿意辅导她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想不到金团长转弯抹角的是这个意思，这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问题。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。

“对，小王，你来当她的音乐教员。”

“恐怕不行吧，”我犹豫地说，“我还从来没有教过藏族的学生呢！”

“那就把她作为你第一个藏族学生吧！”金团长见我还有些犹豫，就用更恳切的语调说道：“小王，你知道培养少数民族学员，对我们这样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文艺团体，有多么重要呵！我们专业文艺工作者不来培养，还叫谁来培养呢！”

金团长的话是千真万确的，作为一个新文艺工作者，作为一个共青团员，我能不接受这任务吗？当然不能。走出学校三年了，我还没有一次拒绝接受领导上分配的任务呢。好吧，我终于答应下来：“让我试试看。”

“不，不是试试看，要有成功的决心。”

“对，有决心！”我重复了一遍。这不是我说假话，这个时候，我确实下了决心。我忽然忆起白天的事，迟疑了一下：“琪美不会怕我吧？”

“放心好了，”金团长会意地笑笑，提高了嗓音，“张

飞一声大吼，能吓退八十万曹兵，你的一声笑，可不会把琪美吓倒的。”

金团长送我到门外时，又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看着吧，一个解放了的奴隶，将会显示出多么惊人的毅力！”然而，我并没有注意他说的话，因为这时候，我已经在考虑教材问题了。

第二天，就正式开始给我的第一个藏族学生——琪美上课。

二

一进入正式教学，我就发现，我原先对琪美的判断是错误的，起码是不完全的。

确实，琪美的音质很纯，音域也很宽，但这只是一个方面；另一方面，是她的音乐感、艺术修养异常的差，甚至是惊人的差！没有节奏感，一唱出声就象野马在奔驰，再也约束不住。一个四拍子，往往要被拉长到六拍、甚至七拍；另外，她的听音能力也很低，两个相差五度的音，在她的耳朵中会完全是一样。

我有些懊悔，在金团长面前，对琪美是否适于搞唱结论，下得太早太轻率了。

虽然这样，我还是尽自己力量去做。我没有忘记自己在金团长面前说下的话，“有决心”三个字，时时螫着我。我决定给琪美单独上课。我把搜集到的声学教学材料，加以比较、取舍，另搞出一套给琪美授课的教材。这套教材，我认

为是比较适合于象琪美这种程度学生的。我不是自己夸赞自己，我在对琪美的教学上，才开始就花费了一番心血。

然而，我的心血好像是白花了。琪美很少能达到我的要求，她的发音部位、嘴形、用气……总是搞错了。当我两手揪着肚子，“呵呵呵呵”一遍遍给她做示范时，她好象很认真地在听，但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她在笑。虽然没有笑出声来，但她确实在笑，是勉强抑制住的笑。我不能不生气，就停了下来，很严肃地问她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！”她慌乱地低下头去。

“你到底笑的什么？”我问得更紧了。

“我觉得你象是在学牦牛叫。”她回答了，而且是一本正经的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感谢她的诚实，但心里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看到一件自己认为是很庄重的事情，被别人作践—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——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呵！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没有完全气馁。我想，应该多给她灌输一些音乐知识，而这，光靠一天两小时的教学时间是不够的。我决定加强对她的课外辅导，休息时间主动去找她。因为她房里住的全是新来的藏族姑娘，我和她们不太相熟，因此，我每次去找琪美时，总是先在她们门窗上探看一下，看看琪美是不是在房里，要是在，我再进去。当我在门窗上探看时，我多希望能看到琪美在里面练唱呵，然而，我的希望总是落空了。我不但没有见到她在练唱，甚至她的影子也很少见到。这样扑空几次以后，我失望了。我估计，琪美大概上街去了。刚从草原上来到城市，是会感到新奇的，但老是

这样，可不好呵！我们在音乐学院时，连睡觉时间都感到可惜，而她，却把这大好时光给浪费了。

三个月一晃过去了。三个月，有什么收获呢？我感到什么也没有。决心，我的决心，它就象草原上空的云彩，开始飘荡起来了。

终于，有一天我忍不住了。那天，是第一次学读简谱。我指着谱子上的“1”，叫琪美唱do。

“小王老师。”她没有跟我唱，却叫起我来了。这“小王老师”是她自己杜撰的称呼。因为同志们都叫我小王，而我是她的教员，她把这两种名词一凑，就变成“小王老师了”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回答。

“你再唱一遍好吗？”

“do……”我又唱了一遍，心里却有些不耐烦。多么简单的“do”，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，她却要再教一遍。

她还没有跟着我唱，却偏过头，用疑惑的口气问：“这是‘do’吗？”

“什么是不是！为什么不是？”

“哪……小王老师，它怎么会是‘do’呢？”

“是‘do’就是‘do’，还要问怎么是‘do’。”我实在生气了，这不是故意调皮吗！我越想越觉得不对，连她刚才叫我“小王老师”，这会也感到不是个味儿。叫老师就叫老师，干么还得加上小王，既叫了小王，又何必再称老师！……我这么想着，大概脸色有些变了。琪美低下头，也不敢再说话了。

“算了。”我尽力抑制住自己，但多日积累下来的火气，还是以冷冷的话语表露出来，“素质既差，又不好好学，这是不会有希望的，不会有希望的！”说罢，我阖上谱子，自管自地拿起一本“和声学”来。

“小王老师！”琪美轻轻地叫了我一声，我以书遮住脸，没有回答。“小王……”她叫了一半，没有叫完就停住了。我估计她在看我，我有些紧张，但仍然坚持原来的姿态没变。她见我没有任何反应，只得失望地走了。当关门声“蓬”地一下响起时，我手中的“和声学”颓然落地。我心里很乱，我想站起来，去追琪美，但是，又有另外一种力量拉住了我，它似乎在告诫我：“别动，别动，捱过这一阵，就会了结啦！”

逐渐远去的脚步声，一下一下重重地敲在我心上。经验告诉我，事情绝不会如此了结！

果然，不出我的意料，金团长亲自跑来找我了。

他来时，我正在翻阅那本花费了我不少心血的教材。听到推门声，我把那本教材推在一旁，立起了身。金团长没有等我招呼，就在对面的靠背椅上坐下来。他从口袋取出烟盒，拿了一支烟，点上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才慢慢地说：“怎么回事呵？琪美上我那儿哭了。”

“哭了！”我震动了一下，但狠狠心抑制住了。该解决的事，总得要解决的，于是，我用难得的平静的语气说：

“我态度不好，我检讨，不过这个课，我不想教了！”

“什么，不想教了？”金团长霍地站了起来，“你是说的什么呵！”

“团长，不是我忘了自己的话，我实在是教不下去了。”

“教不下去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她……”我正准备说下去，忽然接触到金团长的目光。这目光是多么焦灼呵！我的脑子骤然乱了。原来很明确的思想，也变得不甚清晰了。琪美，琪美，我对她的看法，倒底是不是正确呵？

“她怎么样？你说呀！”金团长催了。

“好吧，我都向你说明……”事情既到此地步，也由不得自己了，我没有再考虑，就把对琪美的看法，一五一十，详详尽尽地说了。金团长听得很仔细，他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做一个动作。手中的烟，一直到快燃尽，灼痛了他的手指，他才把它摔了。听完我冗长的叙述后，他没有立即开口，默默地陷入思考中去。

这时候，房间里显得多静呵，只有那个台钟，本来悄悄地躲在一旁，现在却“嘀嘀嗒嗒”地响起来了。我的心，也恰象那钟摆一样，摇摆不定，“嘀”——金团长同意我的看法了？“嗒”——金团长会不会给我一顿狠狠的批评？

看来，“嗒”的可能性要大一些，于是，我尽量设想金团长将怎样批评我，而我又如何地为我自己辩解。

终于，金团长要开口了，我紧张地等待着，又眼看着一个字一个字从金团长嘴里跳出来：“小王，我让你现在就唱藏族民歌，你行吗？”

要不是我那样聚精会神地在听，我一定会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这牛头不对马嘴的问话，把我原来的布局完全打乱了，我的回答，是同样可笑的：“我根本不想唱藏族民歌！”

“唉，你理解错了。我问的不是你现在想不想唱——也许，你以后会想唱的，但这是另外一件事。——我问的是，如果我现在就让你唱，你能行吗？”

“当然不行，我又没有学过藏族民歌唱法。”我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那末，给你一月的学习时间呢？”

“一个月！”我简直要叫起来了。“就是三个月、五个月也不一定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诧异了。金团长还是个老文工团员，竟连这一点知识都会不知道！“艺术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三天五天怎么能学好，掌握它得有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！”

“你倒知道，得有一个过程！”

“这是明摆着的事呗！”

“那么，我问你，琪美学习音乐要不要有一个过程？”金团长的口气突然严峻起来，“你学藏歌唱法，要有一个过程，她学一般的唱法，就不需要这过程了？”

“那，那……”我张口结舌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金团长这反戈一击，可真厉害。确实，琪美过去唱惯了节奏自由、调子不固定的藏族民歌，现在一下子转到正规的声乐训练，她感到不习惯，跟不上，是很自然的。我怎会没有想到这点呢？

“小王，可不能急躁。琪美，也不仅是琪美，其他藏族学员都同样。他们某些艺术能力很强，但某些艺术感、素质，因为条件的限制却很差。对于这第一代藏族演员，我们

要有耐心，千万不能轻易地下否定的结论。要知道，这不是对琪美一个人的判决，这是对整个藏族兄弟艺术命运的判决呵！”

金团长的话，一句一句地打中了我的心。咳，我过去的想法，多糊涂呵！

不过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艺术感，艺术素质差，只要有一个较长的学习过程，确实慢慢可以改变，但是，如果自己不努力呢？

金团长好象察觉了我的想法，他点着一支烟，吸了几口后继续说：“你是在想，琪美没有好好学习，是吗？不，你这个观察也是不正确的。你如果了解琪美的身世，你就会知道，她是个有志气、有理想的人。她的学习很努力，这一点，我用不着对你多说，你以后会明白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去找琪美谈一谈好吗？”

“找琪美谈一谈，”金团长脸上闪过一丝微笑，“那就是说，你收回你的辞职申请啰！”

我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去吧，去吧，”金团长立起身，“你这就去！”

“金团长，是不是你跟我一块去。”

“你一个人去吧，用不着害怕。她到我这儿来，也没有告你，只是因为你说她学习不好，她感到失望了才哭的。你去吧，她还会象从前一样地尊敬你。你的一阵笑，没有吓退她，你的一顿骂，也不会吓退她的。”

金团长一走，我便出门直奔琪美的房间去。因为心急，我就顾不得先探看一下，直接闯进房去。进屋一看，又没有